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五目錄

遜國名臣

遜國名臣記

文皇帝荅李景隆書

遜國名臣紀序

齊太

黃子澄

練子寧

附蕭用道

方孝孺

張昺

葛誠

湯宗

余逢辰

徐輝祖

梅殷

謝貴

彭二

馬宣

朱鑑

卜萬

廖鏞

廖銘

孫岳

瞿能

宋忠

附

徐凱

耿獻

余瑱

彭聚

孫大

尚百餘人發憤死不可考

莊得

陳質

楚智

張皂旗

不知名

王資

崇剛

王彬

係御史

趙諒

宋瑄

宋晟子

張倫

魯溶

附

馬宣

楊本

倪諒

周拱元

鐵鉉

附

徐將軍

盛統兵

高僉憲

宋叅軍

張都統

王太守

王府校等

黃觀

附

妻翁夫人并二女家屬十餘人

陳廸

附

蒼頭戾來保

戾太

附

茅卯仔

暴昭

張統

毛太

王純

嚴震直

卓敬

黃魁

盧迥

郭任

陳植

胡子昭

徐廔

續藏書卷五目錄終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記

文皇卽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

建文四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諸可惡處事臣

文皇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

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

法耳

永樂十一年正月、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十四年、論法司、奸惡齊黃等、遠親未挈者、悉宥之、來告者勿理、

二十一年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盡赦諸、死、義家、於是稍稍有言、建文時事者、諸、死、義家人亦稍復、還廬里、

吉水人許錢習禮爲練子寧姻戚、爲、讐、家所持、習禮、惶恐、揚榮爲白於上、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有存者、旣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

洪熙元年 仁宗換 長陵碑文、稱建文、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睿皇復辟之年、釋建庶人、吳庶人、繫令自便、

吏部侍郎楊守陳曰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史臣不紀建文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南京吏部侍郎儲瓘曰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又曰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某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上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祀特見懿文太子通

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何爲自速死繫恭兵
馬司獄劾上待命賴敬皇明聖詔勿罪放恭還鄉
弘治中給事中金谿吳世忠請表祠方孝孺周是修
練子寧黃子澄鄒瑾魏寃顏伯瑾齊太諸死義者
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傑請表揚建文諸忠臣
下禮部議議未上上因召對禮官問曰昨給事中
言建文諸臣事云何夏言對曰諸臣誤君亂國先朝
誅殛豈宜褒錄上色變曰言官得無誚朕言對曰
言官本書生初入仕聞人言建文諸臣死事時甚烈

以故輒爲陳說耳。上色霽，明日議上，亦不罪。悞。

文皇帝答曹國公李景隆書

覽書知無恙甚喜，但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誇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爲是非曲直，上有天地，有

宗廟神明昭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之，而
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爲權奸之

勢所脅雖

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眩惑之，自

天子以下，唯其言之聽，生殺予奪，唯其所惡欲，予素不能諂事權奸，故今日必欲見害，雖

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爲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爲所昏乎？何其虛誕矯飾而無誠，矜高誇大而無理歟。權奸所指，予罪凡

六其六事皆予遵承

祖訓而行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爲罪乎其一謂第二子高煦擅答驛吏是其過矣而遂指爲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心乎其一謂予招納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極惡大罪勢壓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爲毒切如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息兵固上合

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于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凡事有本有末，爲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奸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奸始。權奸去，則

朝廷清明，上下之情通，斯兵不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車馬之富，強傲自矜，大以爲太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奸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汝亦愚矣。夫區區北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三尺童子，知其然也。

然行師必以忠爲勇、以義爲壯、有以衆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況今天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今嫉權奸之跋扈、憫

宗室之無辜、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來歸、已數萬人、雖却之不納、遣之不去、助謀効力、翕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所同、則汝所矜然、以自矜大者、又豈可終恃乎、此蓋因汝誇誣、聊爲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推誠、以明今日之

事理夫吾所欲去者權奸臣齊泰黃子澄數輩耳去之而使綱紀政令一出於

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奠安悉復

皇考之舊卽歸守藩屏永祗臣職非敢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奸不去禍本而唯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唯在如此前嘗兩奏書于朝敷懇中悃悉不賜答此必奸臣慮非已利邀蔽

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汝觀之。如汝不惑于權奸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

朝廷。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汝唯知有奸臣。不復他念。卽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以辭避矣。

李贄曰。此一封回書。足當百萬雄兵猛將矣。靖難師聞之。磨拳擦掌。景隆師聞之。閉目搖頭。有血性。

者覽此自知敵裏有人不戰遂屈也此必姚恭靖
爲之他人未必能辦

遜國名臣記序

李贄曰、遜國臣記首方黃亮、遜國之事所由以成、次張昺、見靖難之師所由以起、故以此二項人爲卷之一、第二卷首徐輝祖、首梅殷、是誠遜國之名臣也、若文職其人最堪托者、則鐵尚書鉉等、其言皆堪采者、則紀善、周是修、修謨、王叔英、給事黃鉞、御史韓郁、尹昌隆、叅軍高巍等、而其中最得力、終始與遜國同難、則有編修程濟在、故以尚書侍郎九卿翰林諸文臣爲第三卷、科道爲第四卷、布按二司、并府縣州佐雜

流教官、生員、舉人、衛卒等，爲第五卷。有名無官，有官無名，及官名俱泯，恍恍忽忽，莫可推尋，若轉輪藏頂一束書，若四川補鍋匠等，爲第六卷。而以吳亮狗餒子鷲爲第七卷終焉。嗚呼！爲臣不易讀之，真令人心灰矣。姚恭靖所謂讀書種絕不其然乎。

卷次等改

續藏書卷五

○遜國名臣

○兵部尚書齊公

齊泰、漂水人，初名德，賜名泰。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

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齊

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太。太受歸。請爲兵費。

上益倚重太。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太言上

急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

王有罪。國輒除。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太專主籌畫。命

將出師。上日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

柔翰。詔聞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

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

太爲名。上疏請發奸臣。齊太黃子澄等。與臣訊究。

陛下卽不發，臣必不休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太以谷王穗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二年，靖難兵口進，逼淮泗，乃假謫太與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書於燕，調齊黃屏窳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太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文皇，歿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歿，叔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

爲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太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訐云嘉靖中知縣謝廷灌爲祠祀太嘉靖己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太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卽六歲兒之後也

李贄曰齊太等四傑所謂功之首而罪之魁也罪之魁滅建文功之首聿興我成祖

太常卿黃公

太常卿黃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柰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卽

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建文書諭文皇，文皇爲曲解。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面並進，旦夕且成擒。子澄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

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
不誅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
以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
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
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靖難兵至淮上
建文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
燕文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吳傑平安盛庸師還
卽已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
一子走易姓名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辛巳進

士黃表其後也

御史大夫練公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子寧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龍長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領鄉薦明年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

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卽位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誓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卽位縛子寧至

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
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
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
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
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子寧所著詩
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
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于世

文學博士方公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國初
守濟寧有惠政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
書積寸爲文雄邁深醇鄉人呼爲小韓子長從宋濂
游宋門下多名士孝孺一旦遂出其上先輩如胡翰
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恒以明王道闕異端爲已任
故世咸以爲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
召見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且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上識孝孺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孝孺日與諸生講明聖學，獨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孝孺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喜，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床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斧戾臨軒几硯間，春

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欄干，黃門忽報
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名儒修太祖
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爲總裁，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建文遜
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
遣人曉諭再三，終不從，又召草詔，及見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
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

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
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此朕家
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
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
即矣。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
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
哀哉！今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救其妻。鄭鄭
先自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孝孺初被薦

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爲言孝孺亦然之及侍
上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
效其文章四方夷裔得一字寶於金璧所著有遜志
齋集四十卷其餘諸書逸不傳洪熙初仁廟嘗謂
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
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遺
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
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
君恩也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

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歿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澤字彥恩應天人爲刑部尚書謫寧海

李禿翁曰太祖初見孝孺喜其舉止端整曰此莊士當老其才且勅還家旣十年又以薦得召曰此未是用孝孺時嗚呼我太祖豈但具有天眼蓋真具正法眼矣然唯太祖乃能用孝孺使孝

孺得用於太祖之時，則孝孺便成得一箇好良臣，唯用於建文，故遂成一忠臣以歿耳。嗚呼悲哉！雖然，才者材也，材於春夏則長養，材于霜雪則摧殘，人但知摧殘之易，而不知長養之亦易也。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非不時時招賢納士，而一不當則斥，一得罪則誅，蓋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而孝孺輩又爲太祖所留之人材，長養成就，日致亨通，拔茅連茹，隨彙並進，是以四年之內，皆成伏節歿義之

臣耳故曰四方風動夫以孝孺爲之風雖姚恭靖
以一好殺之和尚亦深勸文皇帝以勿殺何者
一殺孝孺則後來讀書者遂無種也無種則忠義
人材豈復更生乎故建文之時死難之臣若此其
盛者以有孝孺風之連茹拔之而建文復以春溫
煦之耳然在建文但可謂能長養許論死難之人材而
不可謂能長養輔弼之人材也使建文果能長養
輔弼之人材則何難可死乎我成祖又安能成
一統之大業乎

張葛湯余國公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累官刑部左侍郎。建文卽位，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皇昺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召

曷貴入與械去。曷以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曷不屈死，屍得還葬。曷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詞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曷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曷歿，友直遂得爲北平叅議，靖難後，族曷家焚殺近戚程亨輩，疎達及里人並戍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嘗夢曷被髮爲厲，出焚其尸，面色如生。曷家上漆墳在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

立祠祀曷汝驥有行誼官至禮部侍郎謚文簡

葛誠未詳何許人爲燕府長史文皇稱病暑月圍

火輒言寒三司官入問疾誠密告曷王非疾以不

得上心故誠又密疏聞上會燕人奏事京師遂執下

獄得密謀踪跡卽發符逮府官校又令貴曷發兵內

應盡簿錄王府人文皇大恨殺誠族其家

湯宗未詳何許人爲北平按察僉事上言北平按察

使陳瑛密受王府金錢有異謀逮瑛謫廣西靖難

後瑛召還院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恨宗亦論死

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爲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遣書戒其子自分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魏國徐公

魏國公徐輝祖，中山王長子也。初名允恭。太祖賜名輝祖，身長八尺五寸。洪武二十一年，嗣魏國公。二十六年，遣諭北平防胡。明年，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錄用。輝祖常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書，善書。大寧戊寅閏五月，建文卽位，特見信任。八月，兼太子太傅。靖難兵起，與齊黃蘆振張昂、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

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
還京文皇卽位勒罷尋幽繫永樂五年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
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
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歿後祿輝祖長子釋
迦保見上賜名欽中山王四子次添福次增壽次
膺緒長女文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增壽素通
款于北平壬午秋靖難兵入金川門建文手刃增壽
於左順門廡下永樂二年贈定國公子景昌嗣初

燕王以太祖小祥遣世子及二弟往行禮世子兄弟三人皆魏國公徐輝祖之甥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留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唯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爲庇護乃遣歸國瀕行高煦竊入輝祖腕中取其良馬馳去

陳建曰齊眉山之戰輝祖帥師援何福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雄勇於是北兵退走還營掘塹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

將皆懼議欲旋師朱能獨斥之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殿下自起兵以來克捷多矣一挫而歸寧能北面事人邪會京師傳言燕王已歸建文謂京師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夫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決矣

又曰增壽之歿上痛悼不已故卽位首褒封之尋進爵定國公子孫世襲一門兩公與國並世本朝武弁鮮有其儷

又曰。文皇卽位。武臣無一人不歸附。唯輝祖不
屈。上親見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
文皇大怒。下輝祖于獄。法司追取供招。輝祖操筆。
唯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雖甚怒。
終以元勳國舅。欲誅輒止。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
革其祿米。

王世貞曰。當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公
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爲純臣。於中山
王爲令子矣。故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

爵以報中山王

李禿翁曰徐輝祖獨處嫌疑之地時事之極難者一心王室不唯建文終始委任在朝諸臣亦真心信之矣既見文皇絕口不開一語唯到法司逼取供招書中山王功勞子孫免死數字而已彼其絕無乞憐之意推戴之詞雖死且不復顧又何有於世祿之隆崇乎吾以為輝祖可敬也

駙馬都尉梅公

梅殷，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文皇曰：「留汝，且與殷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追公主，招殷公。生嚙指血爲書，遣中使達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

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
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曰勞而無功永
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
女秀才劉氏朋邪呪詛幾得罪明年冬入朝殷仇家
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於篋橋下曦誣殷自
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
此上命也柰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
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謂上殺殷牽衣
大哭問駙馬所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

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指揮旗手衛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或曰：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故令遷居太平門外，勿惟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

陳建曰：殷有才智。太祖最眷注，臨崩皇太孫與殷

侍側。太祖首囑太孫曰：燕玉不可忽。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乃出誓詔及遺詔授之，曰：敢有違天者，汝其爲朕伐之。至是靖難兵漸南逼。建文乃令召募淮南民兵，合軍士號四十萬，以殷統臨淮上，扼燕師。燕王遺殷書以進香，至金陵爲辭。殷荅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不遵者爲不孝。王大怒，復書言今興兵以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實非人所能沮。殷割使者耳鼻，不復報書。口授數語，口留汝口，回去說知其詞甚峻。

都指揮謝公等二十七人

附在卷三，人不可考者百餘人

都指揮謝貴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卽位，兵部尚書齊太薦貴智勇，以爲北平都指揮使，俾覘藩府，令其練兵。卽有變，先發。後聞己卯六月，貴部置北平七衛，兵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四門。文皇計先擒貴，貴歿，兵盡散。

都指揮彭二亦未詳始所自起。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有威名，靖難兵起，殺謝貴。二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

勝格殺二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不利退守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朱鑑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文皇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卽鑑也

大寧大將十萬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皇

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宗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

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

之怪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

上都司卒跪告守者曰我得偕行請惟命無庸賞我

守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至卽發其事

劉貞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

其間吳高亦類此未幾亨竟降貞遁遼東大寧相繼

不守矣今寧陽侯者卽亨後也

都督廖鏞巢人祖永忠以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

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靖難後上
以廖疾兩子鏞與銘嘗授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
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
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衰絰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
以刀抉其口兩旁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
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
見收兩子遂逝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
鏞銘送刑部論歿鏞弟鉞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
謫戍邊鏞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都督孫岳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戰守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咸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靖難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岳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

都指揮瞿能不知何許人驍勇有名建文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歿精兵萬餘人皆歿或曰能通之子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智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

有論、歿者、非其罪也。忠、疏救百戶、御史劾忠。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命、何罪、爲、并宥百戶、戍邊。建文元年三月、勅忠、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忠、聽忠節制。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屯順德、都督徐凱屯臨清、耿獻屯山海、與忠相犄角。約北平藩閻張、曷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文皇殺曷貴、誠起兵。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

來獲謀言忠調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
滅盡努力復家雙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
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兄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
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
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歿子謙鎮南衛指揮使靖
難後謫戍邊年十六賜歿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歿瑱走居
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
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

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被執，不屈，歿。

北平都指揮彭聚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聚力戰，歿。當是時，諸將校爲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歿。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使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

奮呼陷陣死。

都指揮莊得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獨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巴。而靖難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歿。

江西都指揮使陳質。建文初充叅將守大同。陞中府都督同知。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歿。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奮力戰。夾河之役。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每戰靖難兵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皂旗張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歿猶執皂旗不休北軍皆異之

指揮王資有膂力善騎射靈璧之役率步卒護軍餉諸將兵敗輜重芻糧委棄狼籍不能獨完遂被執遣還京走鳳陽從徐知府防禦靖難後追罪廢死

揚州衛世指揮崇剛靖難兵起剛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

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剛剛亦不屈而歿。

指揮趙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以諒爲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逾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命往來諸將軍中督察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

指揮宋瑄鄆國忠顯公晟子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靖難後晟功名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

諸子孫名乞嗣封瑄子本晟長孫宜嗣 上惡瑄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沒於土木

指揮張倫勇悍負氣常喜觀古忠義事建文元年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死倫聞之發憤合兩衛官各率其兵南奔結盟報國初從景隆已而從盛庸有功靖難後死

薊州衛鎮撫曾濬同馬宣守州城靖難兵攻之不能下招之降不肯出兵力戰兵敗爲張玉所執不屈死

衛鎮撫楊本中牟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略之士。本應募。兵部試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然。平階一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常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討戰。諸軍爲後繼。景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別人採去邪。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刑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

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
宇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於燕地。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
失兵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用本九十一言切乞假臣爲大
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叅謀
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
馳燕師，則可免生民於塗炭，奠宗社於泰山矣。本遂
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南失利，
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

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本頸後無髮力戰有功而爵賞不及

燕山左護衛千戶倪諒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皆伏誅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靖難後諒死之

所鎮撫周拱元湖廣沅州人少讀兵書出入展沅蠻中相交易蠻人信之建文元年應募入京試騎射荅策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差遣占候輒中主將令引步兵防餉舟靖難後死

兵部尚書鐵公

鐵鉉，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上屬鉉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鉉。未幾陞山東叅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

罵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舍之南去宋
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
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實多
郭布政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
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
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節號令招徠之北平
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稱
驍勇大叅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
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
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
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
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
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又有
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再陞兵
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鉉入謝京
師。賜宴。饋粟肉。小河之捷。中原震動。文皇欲北還。
以諸將言。再戰得勝。遂長驅渡江。鉉感憤。欲自裁。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康安先卒。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安置海南。

禮部侍中黃公

黃觀字濶伯，貴池人。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嘑嘑，歿節。觀益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擢進士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觀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寇葬之。」江上，明日家人奔自京師，言

翁夫人與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翁持釵釧佯使

梁門忠義千古罕有

出市酒，殺遂急携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李陽河，既聞建文遜去，即朝服東向再拜，亦自投羅刹磯湍流之中，籍其家，逮及姻黨，柯暹初為觀傳，秘不肯視人。後三十年，縣尹清江龔守愚於觀故址立祠祀之。今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禮部尚書陳公

禮部尚書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爲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二十七年内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夷煽亂，迪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三十一年，建文卽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沂等徵迪爲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三年，加太子太師，辭兼俸。靖難

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
過家未嘗入聞變卽赴京師文皇繼統召迪責問
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
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
舌熬熟食迪迪唾之益指斥遂俱凌遲死既歿人于
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
絲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
詩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縣計家橋
共熙初詔釋迪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

寘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迥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謚曰靖獻默文學才行表著一時仕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丙辰春爲趙文華所誣逮詔獄卒

李贄曰陳迥蒼頭侯來保當附

刑部尚書族公

族太直隸南和人靖難兵起太督餉山東濟寧不守
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總軍餉得便宜
行事文皇卽位太至高郵與其隸上高茅卯仔同
執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玘皆論死籍其
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

刑部尚書暴公

刑部尚書暴昭，山西人，爲北平叅政。未幾，遷刑部侍郎，充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出亡被執，見成祖，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

吏部尚書張公

附毛大

張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父川，文行知名。統，洪武中舉通經，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統。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統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統裁定。夷民孚說，遠邇奠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

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

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歡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爾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旁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統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統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

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鈞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觀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時吏部侍郎毛太亦死。太文章政事皆優，所交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故張統歿，太亦歿。統嘗爲雲南公解詔曰：「公解廣三十七丈，袤百丈，有奇。段氏時稱東府，元爲行省。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司，屋宇階庭雖有

成績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堂與寢其製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翔峻起但歷歲已久柱傾莖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略意精者其舊貫而麤者元之改作也東瑛左右司以下西瑛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旋拒烏合之徒內訌而外叛兵旣未休饑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

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乍作乍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踰年而迄未畢工，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促之也。竊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

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係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惺然相噬則決然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齟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歿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事

機素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夫如是，良怖急者，可床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所以裁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閏四月十有八日。

李贄曰：洪武初年，却有如此好人才。

戶部尚書王公

王鈍字士魯太康人洪武十年舉秀才授主客主事
後復舉明經授大名通判屢遷福建叅議叅政坐轉
漕不給當罷特宥召遣持節諭撫麓川平緬却贈金
或曰夷且疑貳奈何鈍受之悉輸雲南省藏還陞浙
江左布政使建文初陞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踰城
走後召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
首謝命致仕月給尚書半俸永樂元年六月鈍上言
軍令屯種數事皆從之復命往北京山東撫綏軍民

經理屯戍二年四月仍浙江布政使與勅致仕卒子
噩官至戶部侍郎

或曰王鈍安得列名臣李禿翁曰卽其受贈金悉
輸省藏一節便可稱大臣特名臣云爾哉受贈金
所以撫夷毋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爲潔
大臣之道如是而已矣其得與張統嚴震直等同
居六卿之長有以也然張統歿於部堂王鈍不死
文皇亦卒聽受其言而時時用之則張公若不死
亦未必不全身以退也然王公之得全者幸也抑

或有見於張公之既歿，遂憐而曲全之耶？要之到此時而死後矣。不死於靖難兵至之日，則當如解縉、胡廣、楊士奇輩之勸進，未有隱忍在列待詰問而後死者，非余之樂勸人死也，樂其能處死耳。官至六卿之長，在職又已多年，豈解縉諸人居下列者比乎？吾謂張公當請老於建文卽位之二年。

工部尚書嚴公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洪武五年起家布衣，歷陞工部右侍郎，進尚書。二十六年，鄉民訴其弟姪不法，上付震直訊報，具獄。上以爲不欺，赦其弟姪，已而坐事，降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復爲工部尚書。洪武三十年二月，震直上論兩廣鹽法，得行。江西安、贛、吉、臨諸府，震直質直勤敏，上數稱之。時時賜食，復其家，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遜位後，復爲

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建文悲愴不食，吞金而死。

戶部侍郎卓公

戶部侍郎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實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馮之歸比入門乃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

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邪建文默然文皇卽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謂廣孝曰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唯敬諫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帝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

事私謚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莫倖。美丰姿善談論。凡
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
文集五十卷。

黃盧郭陳胡徐六公

禮部侍郎黃魁與陳迪黃觀共事，魁行古雅，有文學，習典禮，迪觀皆敬愛之。靖難初，不屈而歿。

戶部侍郎盧迥，浙江仙居人，爲人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人或謂其狂。旣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戶部侍郎郭任，丹徒人，廉慎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兵入金川門，任不屈死。子經亦坐死。少子金

山保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兵部侍郎陳植廬江人元舉河南鄉試不仕洪武間
起爲吏部文選司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
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
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
之具棺歛植遣官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
變姓名走匿無敢會葬者

刑部侍郎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初名志高官經術
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子驥馬子昭

詩以明經儒士薦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檢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紹續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兵部侍郎徐庠，字宗實，黃巖人，以字行。聘授風紀官。庠以草茅愚孱，辭授。卸陵簿謫淮陰驛丞。郡邑士多所造就，召見獎諭，屢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靖難兵起，奉使招集兩浙義勇。明年建文遜。

位去。屋家覆没于京師。屋義槩侃然杜門終老。善處。

續藏書卷五終